

本埠生活录

暮冬乱听见 ◆ 石磊

暮冬天气,雾霾惨重,我城特有的阴湿晓寒,我努力对付了半辈子,依然完败,真真没办法。老规矩,还是低头默默并频频奔去桑拿房,寻求快速彻骨一帖就灵的人造温暖。买了年卡的五星级酒店桑拿房,一月里开始大举装修 30 日,好言好语,把我们临时安置去另一间酒店的桑拿房,人家很周到,找的是我城顶级酒店顶级桑拿房。好吧,没关系,有温暖就好,不计其他。未曾想到的是,跟顶级人才们混,特别是肉帛相见地混,还真的广开眼界。

新去的那间桑拿房,简直称得上辽阔,午后两三点,富裕女客人居然不少,五星酒店的桑拿房,喧哗得跟大浴场有得一拼,有点骇人听闻。想想我城如此火热,十分热泪盈眶。

一中年女客人洗干净了,躺在温床上蒸汗,一边蒸一边捧着手机嘹亮吩咐保姆阿姨,依拿海参拿出来发起来,啊?哪能会得寻不着?就来了摆燕窝的同一只抽屉里呀,寻寻看。接下来的十分钟里,伊家今晚的菜单,从清炒蟹粉,到黄芽菜冬笋炒年糕,如此底细,人人都默默听取了一遍。

另两位女客人,讲英文,很吃力的英文。一位貌似韩国太太,一位貌似新加坡太太。交流老公外派到上海的合同年限,各种待遇,零碎补贴。韩国太太很铿锵地讲,我们三年合同,要是约满了,要调我

们回首尔,我才不干呢,辞职辞职,一定要留在上海。你老公呢? 几年合同? 新加坡太太小巧玲珑,温婉低声答,阿拉么,前两年合约满了的时候,就辞职了,动脑筋在上海本地公司找了新工作,现在可以一直留在上海的。韩国太太闻言,羡慕得双眼滴血的说。

雾气缭绕的蒸汽房里,伸手不见五指的,太太们照样雾朦朦谈闲心。两枚面目彼此看不太清的太太,在讲幼童学说话的闲篇章。哦,我家的小东西,一直不会说话哦,快三岁了,还只会呆地妈咪,其他一句不会说,急得我们哦。结果么,好了,上个礼拜,突然开口说话了,一开口就是句子,不是单字。听者太太十分欣慰地搭腔,那就好了那就好了。人家叹口气,答,依不晓得,更麻烦啊,你知道我家小东西,她讲什么话吗? 天啊,她讲的是蒙古语。我在一侧垂头听到这里,很想冲破濛濛水汽,仔细看一眼说话的太太,这个太奇葩了这个。天啊,怎么会的呢? 哦哦,你不知道,小东西的外祖母,是蒙古人,我们有八分之一的血统,是蒙古人啊。听者太太黯然道,难怪孩子不开口啊,难为她啊,你们家语言环境也太复杂了,韩国话,英国话,德国话,北京话,蒙古话。啧啧。这一篇,我忍着闷热,从头至尾,听得心驰神往,一枚满口蒙古话的小姑娘,是不是太赞了呀?

总是想得太多

电影《阿黛尔的生活》里,她注意到那个女子,是从一支烟开始的,比起一头蓬松的蓝发,常常萦绕在她嘴边的一缕白烟,恐怕更有标志性。循规蹈矩的人止步于此,很少有人能去到那烟雾后面。烟不离手的女子扭头看见她,朱唇笑成了一张弓,一只手伸过来轻轻搭上她的脸。酷烈青春,几时有过如许温柔? 完了,一颗心从此云遮雾绕。分手时却是没有烟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83) ◆ 严力

生活就是要让自己
沉浸在东一块西一块的
拼图的过程中
尽管最终会发现少了好几块
但你拼出了对自己的沉浸

以针线活成名于世的
不是裁缝
而是梦
它缝补残破生活的那枚大针
从来没有生过锈

很多朝代像气数已尽
的龙卷风
它瘫痪下来时
被自己的重量压断了腿

现实与理想的关系
一点也不矛盾
就像刀与刀鞘

故人归

的,因为要腾出手来攥住对方,仿佛即将溺亡的两个人,嘴唇也抖得叼不住一根烟。

我喜欢的作家,字里行间总有烟的痕迹。跟朋友及小儿吃饭,努力把烟圈往上吐,免得熏了孩子。那个孩子默默看了她半晌,居然劝她不必刻意。如此体贴来自一个陌生男童,感觉还真是微妙。与老父对坐,老人抽出一支味道浓烈的烟递给她。她抽得咳嗽起来,父亲微微一笑:“原来你是不行的。”亲情往往是羞赧静默的,但那尴尬的一刻却如火花一闪,几乎有了“多年父子成兄弟”的味道。

寒流过境的夜晚,和几个朋

友一起从暖气开得十足的餐厅出来。我眼尖,瞥见有人从口袋里摸出香烟来点上。这也是一个需要偶尔用一阵烟来把自己和世界暂时隔开的人吧。他有点孤寂却自顾自燃上一支烟的瞬间,让我有一种想上前拥抱他的冲动。虽然我只是站在原地,也早就觉察他并不情愿来吃这餐饭。等熟到能跟他互相嘲讽了,许久没碰过香烟的我,突然走在路上就向他蹭一支烟来抽,吸着同一个烟盒里的两支烟,仿佛就可以共同密谋,杀伐寻常日子里的庸碌无聊,彼此心照。

曾经买过一种烟,烟盒上印着“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让思想拐个弯

空姐的遭遇 ◆ 顾土

这么多年来,在我见过的各行当服务员里,空姐最秀丽、最有礼貌、最带微笑,当然也最柔弱,所谓柔弱,就是在乘客面前,她们都属于弱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刚出现空姐时,舆论报道非常多,那时夸赞她们,是因为人们过去看惯了服务大姐大妈的冷面孔,所以才比较而言。在我小的时候,进商店要看服务员的脸色而说话行事,因为柜台后面的她们,可能有一堆的话正等着噎你呢:看了这么半天了,买不买啊! 挑什么挑,好的都让你挑走了,坏的给谁呀! 有零钱没有,我这可没零钱找! 别乱摸,摸坏了你赔啊! 而进饭馆,对服务员则需要夹告:您把饭桌收拾一下行吗? 上菜能快点吗,都 1 小时了!

当我人生第一次走进机舱时,空姐的微笑和问候顿时让周身感觉

暖洋洋的,尽管那时的乘客大多还不会与生人打交道,对空姐的微笑和问候不是面无表情就是一声不吭,但空姐依然不厌其烦地微笑和问候。当你落座后,空姐又总是不停地嘱咐你系好安全带、放好小桌板,那时多数人还不会系安全带,也不知小桌板如何支起、怎样放下,她们又一个一个帮你扣,一次一次教你支和放。

可是没料到,当乘坐飞机普及后,当人们将上航班当做家常便饭后,有人开始对空姐威风起来,经常看到的还是些腰粗体壮的大男人,他们可以要求空姐替他们拎行李,可以对空姐吆三喝四。我曾见过一位,登机最晚,箱子最沉,走到最里面后发现左右行李架都已经爆满,于是老远就喊空姐过去,空姐赶过去一看,也无可奈何,只得商量可否换个地方,然后那位空姐连拖带

抬才将箱子放进前面的行李架,而他一屁股坐在座位上,动也不动。空姐难道不是女士? 难道因为她们是服务员,所以男人就可以不管不顾?

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会有人对空姐泼开水、骂脏话、挥老拳。其实,坐在航班上谁都可能憋一肚子火,但所有的不愉快,没有任何一点与空姐有关。她们控制不了起飞还是延误,她们决定不了降落还是改航,她们只能道歉,只会传达,只有乖乖面对乘客的大光其火,最多委屈地低头哭泣。敢于对空姐发火,大概是因为找不到该发火的对象,指挥塔台上去,驾驶舱进不了,空管又找不着,航空公司也不知在何处,就只剩下空姐微笑地看着你,于是,专拣软柿子捏。

现在,人人都喜欢说底线,我以为,不能对空姐发火也是乘客的底线。

西南的琐事尘语

所有其他时间的深坑 ◆ 洁尘

2014 年 10 月初的一天,从华沙肖邦机场一出来,寒风就吹过来了。我们的导游是奥地利籍台湾人罗先生,胖胖的身子,敦厚的笑容,穿着黑色大棉袄走过来迎接我们一行。我往四周一看,周围的波兰人,跟罗先生穿得差不多,风衣、大围巾、棉服、长靴,我看看自己,单裤、帆布平底靴、衬衣加薄毛外套,再想想箱子里的衣服,只有羊毛披肩和一件可以揉成一团的轻薄小羽绒服算是冬装。我有点傻眼了。东欧这么冷啊?! 这才刚开始,还有半个多月呢,看来先得去买衣服才行。

先插一段,我是在华沙的肖邦机场进入东欧的,半个月后,从布达佩斯的李斯特机场飞离东欧。从两个大音乐家命名的机场进入和离开,有点巧合的美妙。而我们此行拐进不算东欧的萨尔兹堡和维也纳两

站,更是被无数的大音乐家的名字所包围。导游罗先生,是中途才让我们得知他是一位长笛手的。路途上,大巴电视里一直播放着各种古典音乐演奏会的 DVD,突然,有人在上面看到了罗先生。一个温文尔雅的台湾青年,早年来到维也纳学习音乐,然后成为长笛演奏者、职业音乐家;现在,人到中年,补偿生计的方式是当导游,带领中国游客游走东欧。

还是回到肖邦机场。跟着罗先生上了车,车内温暖。坐定后,往外一看,大片的黄叶林子在车外迎来又退去。走过好多城市,国内的和国外的,一般都是出机场上高速,但从肖邦机场一出来,没有高速,直接与树林碰面,分林而行。我没去过俄罗斯,听人说,俄罗斯的城市都是在森林里掏出来的。华沙的绿化面积在全世界首都里几乎排在第一位,也差

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

也许是职业的原因,但也许跟职业毫无关系,仅仅是一个读书人的原因,我每到一个地方,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将之与自己的阅读经验相联系。在我,与波兰挨得最近的阅读是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所谓挨得近,一是时间近,她是 2012 年初去世的。在她 1996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开始阅读她诗作的中文版。另外一种近,就是阅读中最美妙的那种感觉——放下书,深呼吸,心脏发酸——被击中的感觉,在辛波丝卡的诗句里,我获得过。

游走在城堡广场、老城集市广场,被二战毁坏了 85%,然后一点点修旧如旧获得重生的波兰老城,据说是全世界唯一的虽是重建项目但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在于还原度极高,其所用的材质都是原有的材质……

细节是一种奢侈

微博的结绳记事 ◆ 阿眉

余光中在《没有邻居的都市》里写道:“所谓乡愁,如果是地理上的,只要一张机票或车票,带你到熟悉的门口,就解决了。如果是时间上的呢,那所有的路都是单行,所有的门都闭上了,没有一扇能让你回去。”时光一去不返,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停止无药可医的惆怅,因此我们结绳记事,我们在甲骨泥版纸草羊皮丝绢纸张上孜孜不倦地留下文字,我们在岩石画布胶卷上留下影像,如今,我们有了电脑和网络。

新浪微博最近一次改版,在个人主页右边新添了一条时间线。对于喜欢怀旧的人,这个好设计,几乎就是微博这个虚拟空间里形神兼备的结绳记事。想寻找某年某月的记录不用一页页往后翻,只需鼠标点击时间线上的年份月份,屏幕上就会立刻显示出相应时间段的微博,在时间线的最下方,还特地设计了“第一条微博”的按钮。

于是某天闲暇,打开微博页面点击时间线,好奇地看看微博上那些有趣的人第一条微博都说了什么? 在某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月份,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感想和评论? 沿着时间线,那些已成旧闻的新闻,不再有人提起的热门话题,早从影院下线的电影开拍的消息……一一重现眼前,同时想起的,还有那段站在人来人往的大马路上,会对着手机屏幕忍不住笑出来的日子。

刚注册微博时曾经半真半假地抱怨:早上失手开了微博页面,这一天就算泡汤了。有几个

月,几乎记不起自己除了没日没夜手不释机刷微博之外还做了其他什么。此时回顾,却只能为一件事着迷是多么开心多么好,就像回想起自己抱着本武侠小说读到后半夜的学生时代,影展时一天赶着看五场电影最后一场出了影院路都走不稳的年少时光。那些时间非但没有被浪费掉,简直是用在了最正确的地方,就像约翰·列侬的名言:“所有你乐于挥霍的时间,都不算作浪费。”

如果把网络空间当成和现实平行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时代该是用 DOS、WINDOWS、BBS、微博……来划分的,微博时代里,我们有幸亲历的围观和参与,每一则记录每一张图片每一条评论和转发后面的记忆,都在这条结绳记事里。专家开始喋喋不休断定微博渐趋式微的如今,网页上多出了这条时间线,多少有点令人感伤,亦舒小说《天秤座事故》里,女主角邂逅外星人,得到一只可以在时间隧道随时出入的神奇手镯,这样的仪器发明之前,每个对着眼前的结绳记事怅然回望的人,都不免成为余光中笔下“时间的浪子”——只有在科幻小说里,才有法子解决这种“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的感伤。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 383 期

钢笔画世界

余杭超山唐梅

杨秉辉 画一文



浙江余杭市西十公里有超山,主峰海拔 260 米,方圆 5 平方公里。超山植梅千年,花开之时满山暗香浮动、遍地红白争艳,有“十里梅花香雪海”之称,山中有唐梅、宋梅,虽近千年,至今仍繁花满枝,实为江南赏梅佳处。我国金石名家吴昌硕先生,生前数度前往探梅,留有:“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何时买棹冒雪去,便向花前倾一杯”之句,死后归葬超山香雪坞。